

樊应泰 著

蒋经国夫人—— 蒋方良传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经国夫人

蒋方良传

窦应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蒋经国夫人——
蒋方良传



(吉)新登字 01 号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传

窦应泰 著

孟 琦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插页 4 32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7 300—12 500 册

ISBN 7-206-02435-1

D·678 定价:18.80 元

内容简介

蒋方良女士作为蒋经国的未亡妻，多年来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猜不透的谜。这位俄罗斯女子当年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与蒋经国的异国之恋，颇具罗曼蒂克色彩。可是有谁知道她的悲苦身世？有谁知道她来中国以后坎坷的遭遇？有谁知道她身置豪门却过着悲凉孤寂的禁宫生活？有谁知道她一生中两次面临第三者的挑战、爱情濒临破裂的险境？更不会有人知道，蒋方良在接连丧夫失子的剧创下，如何苦度晚景的。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以鲜为人知的资料，生动地记叙了蒋方良——这位国民党高层政治家庭中的异国女性坎坷悲凉的一生。作者在着力描写人物心理的同时，将蒋方良女士置身于变幻的历史风云中去，情节起伏跌宕，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传记文学作品。



蒋方良与丈夫蒋经国在苏联



从“芬娜”到“方良”图为 19 岁的芬娜。



蒋方良与蒋经国



蒋方良、蒋经国与蒋介石逗弄刚刚出生不久的三子蒋孝勇



蒋方良与丈夫蒋经国同游碧潭



蒋孝文婚后全家合影



后排左起蒋孝文、徐乃锦、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前排坐在宋美龄身边的是蒋孝文之女蒋友梅



蒋方良和丈夫蒋经国与儿孝武、孝勇两兄弟居家嬉戏

目 录

序 章	在大雪中出场的芬娜·····	1
第一章	邂逅在风雪迷离的小站上·····	17
第二章	与蒋介石决裂的檄文·····	30
第三章	自莫斯科发出的家书·····	47
第四章	在宋美龄的“澄庐”别墅里·····	60
第五章	蒋介石为芬娜更名改姓·····	74
第六章	初来汉口·····	89
第七章	闯入蒋方良生活的第三者·····	109
第八章	重庆探亲·····	122
第九章	章亚若之死·····	139
第十章	难忘的俄罗斯之旅·····	156
第十一章	上海风云·····	179
第十二章	在辞别汉口的日子里·····	197
第十三章	在士林过 35 岁生日·····	213
第十四章	面临着女戏伶新的挑战·····	226
第十五章	婆媳之间·····	241
第十六章	蒋孝文与徐乃锦的婚姻·····	260
第十七章	到金门去慰问伤兵·····	275
第十八章	蒋孝文的突发“怪症”·····	291
第十九章	纽约遭遇刺客的消息传到了台北·····	310

第二十章	不甘做蒋方良第二的汪长诗·····	328
第二十一章	蒋孝武远避新加坡·····	344
第二十二章	国民党老兵围困“行政院”，蒋经国 危在旦夕·····	358
第二十三章	蒋经国死前的最后决策——开放 大陆探亲·····	384
第二十四章	蒋经国之殁·····	402
第二十五章	开始了寂寞的冷暖岁月·····	412

序 章

在大雪中出场的芬娜

1937年初春3月。苏联首都莫斯科。

入夜时，红场附近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在列宁墓前担任警戒与巡逻的卫兵在换岗，耸立在漆黑天幕下的克里姆林宫楼顶上的红星耀人眼目。“咣——咣——咣——”当宫楼顶上的钟声响过七下后，有一辆黑色雪佛莱小汽车由西驶来，在经过克里姆林宫前放缓了车速，然后又陡然加速，直向阿尔巴特大街东侧的一条戒备森严的柏油路上驶去。那里是由苏联红军守卫的各国驻苏的使馆区。雪佛莱轿车沿着那条灯光幽黯，卫兵肃立的幽长街路向前驶来。车里除司机外，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不谙世事的稚童。

车外的灯光照亮了他们。那位男人20多岁，矮笃笃的身材，圆脸，八字眉。他的身边坐着一位身材略为瘦削的俄罗斯少妇。她的年龄比丈夫稍小，满头蓬松的金发，清瘦的鹅蛋脸上现出惊诧而紧张的神情。特别是她那双淡蓝色的大眸子，此时还定定的透过车窗，打量着这条寻常苏联人难以涉足的地方，她一只手紧紧地抱住已熟睡在怀里的不到三岁的男孩，向那正襟危

坐，缄默无语的丈夫凑近身子，悄声询问道：“经国，他们……真能允许你回中国吗？”

“是的！”蒋经国侧转头来，在暗淡的光影里盯住他俄罗斯妻子漂亮而俊逸的眸子，心事重重地点头说：“我已经见过那位蒋大使，他已表示同意……”

“他们……不会为难咱们吗？”蒋经国的俄国结发妻子还是觉得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有些令她难以置信，困惑地望着脸色激动的丈夫问：“他们能同意我和爱伦与你一道去中国吗？我到底是苏联人呀！”

“芬娜，你只管放心吧！”蒋经国劝慰着心神不安的妻子，将一只大手压按在她那冰冷的小手上，说：“只要他们能允许我回去，当然你和爱伦也可以跟去的！因为我们的婚姻已成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你放心好了，一切都有我来办，保证你可以随我去中国的！……”

“哦——！”芬娜那双深幽幽的蓝眸子里闪烁着兴奋而欣喜的光，她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依偎在丈夫蒋经国的怀里，喜泪宛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扑簌簌的沿着脸腮滚落下来。就在两人喁喁细语时，汽车忽然在一个巨大的铁栅门前缓缓的煞住了。蒋经国和芬娜探头一看，里面是一幢黑黝黝的大楼，里面灯火辉煌。铁栅门旁有一方铜牌，上面镂刻着一行中国字：

中华民国政府驻苏联大使馆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芬娜！”蒋经国的眼睛豁然一亮，他冲动地紧紧握住妻子的手。

“真没……想到呀！”芬娜眼中的喜泪夺眶而出，她急忙摇醒了睡在怀里的孩子，连叫：“爱伦，醒醒！你看来到什么地方

啦？……”

夜幕笼罩下的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里，灯火如昼。楼下宽敞的大厅里，富丽堂皇，人影幢幢。枝型鎏金吊灯将柔和的光辉洒向大厅里那坐在沙发上的男女客人身上。大理石地面上铺着厚厚的俄国地毯，在阵阵《蓝色多瑙河》的乐曲声里，一对对男女在厅里翩翩起舞。

国民党驻苏大使蒋廷黻，在几位中外新闻记者的簇拥之下，步入金碧辉煌的大厅。这位出生在湖南邵阳的学者，在1936年被派往苏俄担任大使以前，曾经在天津的南开、北京的清华大学专门教授外交史。今天晚上，蒋廷黻的心情也显得格外激动，他左手挽着如花似玉的妻子唐玉如，右手拎着一支从国内来苏赴任前老友胡适送他的那支藤杖，风度潇洒地走过门厅，向内厅走来。

“请问大使先生！”围在他和大使夫人身边的记者们七嘴八舌地向他发问：“今晚的酒会和舞会，到底是为什么人举办的？”“一定是位非常重要的宾客吧？因为据我们记者所知，大使先生一贯清廉自守，从不肯轻易铺张呀！”“听说在宴会和舞会结束以后，大使馆还备下了桥牌和麻将，是要通宵欢聚的样子。请蒋大使回答，这究竟为何人所设？”……

“无可奉告！”蒋廷黻望望身边的夫人唐玉如，彬彬有礼地冲众人一笑，以外交辞令答复各位记者说：“再过几分钟，我们晚会的客人便到。到那时候你们自然就会明白，我今晚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盛大的活动。”唐玉如见丈夫不肯向记者说破，急忙向众人解释说：“你们不必再来纠缠大使，他既然破费并举办这样的晚会，自然有他的原因。因为……因为今晚请的是两位十分特殊的客人！他们在苏联受了多少年的苦，大使先生是有意让

两位客人轻松轻松，所以才备下了许多玩的东西，这也是人之常情呀！……”

“请问大使夫人，两位客人究竟是谁！”记者们见蒋廷黻不答，而夫人却泄露了晚会的秘密，便将采访的对象转向了唐玉如。蒋廷黻见状，急忙拦住说：“你们不许再问，此事决不能轻易向外界扩散！”记者们听了蒋廷黻故弄玄虚的回答，越加对晚宴的客人充满了兴趣。就在众人对大使和大使夫人纠缠不休时，一位华人女侍匆匆走进来，对蒋廷黻躬身说：“大使先生，客人到了！……”

所有的询问声和窃窃私语戛然而止。外交官、记者及男女宾客们都簇拥着大使蒋廷黻和夫人唐玉如，来到门厅前的水门汀阶梯上。只见一辆雪佛莱高级轿车，沿着积雪未消的柏油路，在绚烂的灯影摇曳中，沙沙沙的从大铁栅门外驶进大使馆，越过一排排缀满雪朵的铁杉树丛，轻捷的一拐，便缓缓的煞在大楼拱门下台阶前。

蒋廷黻大使与夫人唐玉如在官员与记者们的陪同下，来到扫净了积雪的平台下恭候。车门开处，走下一位 20 多岁的中国青年来，记者们先是愕然一怔，继之大失所望。原来他们误以为蒋大使所宴请的或许是斯大林及苏维埃政府的高级军政要人，万没想到走下车来的却是位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陌生中国青年。当记者们举起的相机镜头对向车门口时，走下车来的蒋经国面对这种异常盛大的欢迎场面，有些困窘与难堪。他不知所措地呆立不动。在他的身后，紧紧相随着一位身段窈窕，抱着孩子的金发碧眼俄罗斯少妇。

“欢迎欢迎！”蒋廷黻疾步地迎上前去，亲昵地拉住蒋经国的手，转向众人大声地说道：“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他就是今天晚会的客人，蒋介石委员长的长子蒋经国先生！……”

记者群里一片窃窃私语。

蒋廷黻急忙将夫人唐玉如引向蒋经国身后那怀抱着爱伦，对灯影下闪动的黑鸦鸦陌生人感到有些惊慌失措的芬娜。唐玉如与芬娜紧紧相拥，又抱起她的爱伦来，正欲亲吻，不料爱伦却吓得“哇呀”一声哭叫起来。唐玉如急忙作罢，芬娜有些尴尬的重又将爱伦抱在怀里，手忙脚乱地哄着，好不容易那吓哭了的愛伦才止住了哭声，但他生来胆小，畏葸地将头向母亲芬娜的怀里扎。芬娜心慌意乱地急忙撩起衣襟，将吓得顾头不顾腩的爱伦盖住。

蒋廷黻急忙拉住芬娜向官员们和新闻记者介绍说：“这位就是蒋经国先生的俄国夫人芬娜女士！……”

一片掌声里夹杂着哄笑。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镁光灯频频闪亮。他们先是拍下了蒋经国呆然木立的镜头，随后又拍下金发碧眼，怀抱着爱伦有些窘迫不安的芬娜。在众人的哄笑声里，蒋经国和芬娜显得格外拘谨。特别是芬娜她从来没有抛头露面的经历，今晚一下子成为了众目睽睽的核心人物，她的脸因冲动与紧张而涨红了。

蒋廷黻挽住蒋经国，唐玉如拥着对中国话半通不通的俄罗斯姑娘芬娜，穿过那些正在翩翩起舞的红男绿女，走进一间铺有猩红地毯的小客厅。女侍布上香槟茶点以后，蒋廷黻屏退了从人。他将蒋经国引到沙发上坐定，欣然地说道：“祝贺你们，明天就可以离开莫斯科了！”

蒋经国的脸色旋即阴沉下来，问道：“蒋大使，你认为我父亲他能欢迎我和芬娜回去吗？”

“委座当然欢迎你们回国！”蒋廷黻在从南京来莫斯科以前，蒋介石在召见他时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表示，希望他来苏后代为寻找已在苏俄过了整整十二年的儿子蒋经国。蒋廷黻心里有这

个底，所以说起话来十分爽然，道：“委座一直思子心切！他已经一再想办法，企图打听你们在苏联的情况。我为此事还专门会晤了苏联外交部长史脱尼可夫，我请求他代为寻找你们的下落，可是，史脱尼可夫表示在苏联找到你经国先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说怪不怪？……”

蒋经国说：“大使先生，我在问我的父亲他是否会同意我和芬娜回去？”蒋廷黻笑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委座他非常想见到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却噤着说：“可是，我的护照怎么办？还有钱……您应该知道，我现在和芬娜两人一无所有，又拖着个孩子，这么远的路程，回国去又谈何容易？……”蒋廷黻见蒋经国一副进退两难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说：“一切一切都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不必再担心什么……”蒋经国的心里还是疑虑重重，吞吞吐吐地说道：“可是，父亲他真能原谅我这个不肖的逆子吗？大使先生，您大概也知道，1927年我已经在苏联登报与父亲断了父子关系，去年我又在报纸上公开骂他！……还有，现在我的妻子芬娜，她可是一个俄罗斯人……”

蒋廷黻笑道：“经国先生，据我所知，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委员长他是决不会介意的。但是，你应该知道，委座让你回国当然也决不是无条件的！……”蒋经国瞟了一眼坐在稍远处，正与大使夫人唐玉如悄声细语的妻子芬娜，不安地问蒋廷黻道：“父亲是什么条件？他一定不准许我带俄国女人回国吧？……”

“那倒不是！委座对你在苏联结婚这件事，早有耳闻，并且也表示了谅解！”蒋廷黻沉吟片刻，说道：“经国先生，只要你从此以后不再提什么革命，不再提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骂什么法西斯独裁专政，只要你从此以后把那一套狂热的东西统统的扔掉，我相信委座一定是非常欢迎你和芬娜小姐回到国

内去！……”

蒋经国缄默不语。他万没有想到蒋廷黻大使竟然会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而且说得那么露骨。蒋经国直到现在才深切地感到，他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中国了！这不仅表明他将与在苏联坎坷曲折的生活告别，而且这将意味着与他自己多年的政治信仰彻底决裂。他的心中百感交集，悲喜交融。不知为什么，两串辛酸的苦泪打湿了他的面颊……

在小客厅的另一隅。柔和的落地灯光下，大使夫人唐玉如正通过一位女译员，悄声的与怀抱儿子爱伦的俄罗斯少妇芬娜交谈。看得出大使夫人很会与异国女性联络感情，虽然在刚开始时，长期生活在苏联西伯利亚的芬娜，很不习惯在这种特殊奢华的环境里与一位仪态万方，养尊处优的大使夫人，平起平坐的对话，但唐玉如很快就以她的热情与亲切取得了芬娜的信任。在唐玉如面前，芬娜感到自卑。她抱着还不懂事的爱伦有些坐立不安。她眨着怯生生的蓝眼睛，神不守舍地打量着奢华富丽的客厅，竭力在回避着大使夫人居高临下的目光。

“芬娜！你的命真好！你知道你的丈夫蒋经国是什么人吗？他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首脑蒋介石的长子！”唐玉如当然不敢小视面前这位战战兢兢，畏惧胆怯的俄罗斯女子。她完全清楚芬娜将来在返回中国以后，将因为丈夫的特殊裙带关系，或许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因而在唐玉如与芬娜的交谈中，口气里已明显的包含有巴结的意思，她通过译员问芬娜道：“芬娜女士，您当初在与经国先生结婚时，就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不！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芬娜急忙摆手否认，她说：“当时我非但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你们中国的总裁，甚至连经国他本人的经历也一无所知！大使夫人，我可以坦诚地相告，我当

年与经国相识，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那时还是个很单纯的姑娘，根本就没有想到日后会与一个中国人结合在一起的！……”在芬娜的脑际深处，又浮现出1933年苏维埃俄国的早春二月。虽然此刻在中国的江南已是春意盎然，但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却还是一派冰封雪飘的奇寒严冬。

那一天，芬娜记得铅灰色的茫茫天际，棉絮般的大雪纷纷扬扬。

在漫天皆白的皑皑雪野中，远远的飘来一朵鲜红的火苗！哦哦，渐渐近了，原来竟是一位俄罗斯少女头上围着的头巾！那红头巾遮住了她冻红的脸颊，只露出两只蓝汪汪、亮晶晶的大眼睛。这位19岁的俄罗斯少女，就是芬娜。她身穿学生式的棉筒裙，背着个褐色的书包，在弥漫的飞雪中，步履匆忙的赶路。她此时刚刚从斯夫洛斯克的一所工人技术学校里放寒假归来。

透过层层雪雾，芬娜远远的望见前方的一个小火车站。扳道房、水塔、锅炉房，扬旗信号塔……这一切都被埋在盈尺深的皑皑白雪中。车站上全无人迹。积雪的路基上，两条弯弯曲曲的钢轨伸向远方。厚厚的积雪已将路基上的枕木、钢轨盖平了，显然小站上已经是久不通车。路基下的月台上，堆满了一人高的原木和劈柴。芬娜涉过深雪来到名叫“塔哈”的小火车站。她举目环顾，一片茫然。芬娜双手捂住冻疼的脸，大口地哈着气。她想暖暖冻僵了的纤纤小手。然而一切全是徒劳的，她只得寻一个暂时能遮风挡雪的地方栖身。忽然，她发现烧水房的门被风刮开了，便不顾一切地钻进去，将房门闩好，她刚要寻个歇息的地方，蓦然，她“啊呀——”一声惊叫了起来。

原来冰冻的地上睡着一个男人。看不清他的脸，一顶破旧的苏军黄呢军帽扣在脸上，鼾声大作，睡得正香。他身材矮小，看得出他的衣饰极为单薄褴褛。显然他是抗御不住俄罗斯料峭